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第二十四冊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
合編

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

第二十四冊

編纂委員會

中方主編

葛兆光

韓方主編

辛承云

中方編委

葛兆光

周振鶴

賀聖遂

艾爾曼

韓方編委

辛承云

陳在教

安大會

金慶浩

學術秘書

中方

王鑫磊

朱莉麗

韓方

曹蒼錄

熱河紀遊

第二十四冊目錄

徐浩修 撰

熱
河
紀
遊

熱河紀遊

徐浩修 撰

《熱河紀遊》，寫本，四卷，四冊，藏首爾大學奎章閣。圖書編號：想白1915.2-Se61y。

徐浩修（一七三六—一七九九），字養直，號鶴山，原籍遼城，其父爲在朝鮮英祖朝任大提學的徐命膺。徐浩修於英祖四十一年（一七六五）文科狀元及第後，先後在司憲府、弘文館、承政院、奎章閣、掌樂院、觀象監等機構任職，後又歷任六曹（相當於中國「六部」的概念）判書、漢城府判尹，還曾一度外派爲水原府使、江華留守、湖南觀察使、平安道觀察使、咸鏡道觀察使，其歷官場三十餘載，可謂朝鮮正祖朝（一七七七—一八〇〇）的一位重臣。徐浩修文學造詣深厚，曾參與朝鮮官修典籍《文獻備考》和《弘齋全書》等的編纂，並有《海東農書》和《私稿》等著述存世。

徐浩修曾於英祖四十一年（一七六五，清乾隆三十年）和正祖十四年（一七九〇，清乾隆五十五年）兩次出使清朝。前一次他是以新科狀元的身份出使（安排每一屆新科狀元出使面聖，是朝鮮向中國派遣燕行使的一種慣例，有接受上朝檢閱封賞之意）。《熱河紀遊》記述的是其第二次出使的情況，這一年適逢乾隆八十壽誕，正祖以昌城尉黃仁黠爲正使，禮曹判書徐浩修爲副使，弘文館校理李百亨爲書狀官組成萬壽節進賀使團前往賀壽。在歸國兩年半之後（一七九三年），徐浩修在鶴山之麓開始撰書工作，按日記錄了正祖十四年五月二十七向國王辭行起至十月二十二日返抵朝鮮覆命的燕行詳情，並以「到熱河初見天子」而將書命名爲《熱河紀遊》。

《熱河紀遊》體例嚴謹、規整，文風古樸，明顯區別於朴趾源《熱河日記》一類散文體的燕行錄。這或許和正祖朝力推「文體反正」（倡導恢復六經古文文體，反對散文、小說類文體，實為保守思想對新興實學思想的抑制），而徐浩修又是浸淫官場多年的士人不無關聯。全書卷首是徐浩修題寫的自序《熱河紀遊序》，接下來便是分爲四卷以日繫事的正文部分。

第一卷題爲「起鎮江城（位於今遼寧省丹東市）至熱河」，記五月二十七日拜別朝鮮國王至七月十五日抵達熱河的旅程。徐浩修途中每經一名川要地，皆作考證，詳辨籍載正誤。如途經九連城，便以《金史》、《高麗史》參證，說明《大清一統志》所載九連城之誤。每經一軍事重地，則詳載其四周範圍、城門位置以及守軍人數，在當時或有偵探之意，在今日頗可資考究乾隆朝時期邊境守兵制度。徐浩修和一般的朝鮮士大夫一樣，也關注明清鼎革之事，如在經過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二學士（「丙子胡亂」中被清軍處決於瀋陽的朝鮮主戰派）「成仁處」時，感慨「以亭林、榕村諸先輩之好獎節義，亦不曾語到三學士事」，而此前途經遼陽，在論清朝占據遼陽之舉時又稱其爲大統之基，既對明朝有顧念，又承認清朝的大統，可見朝鮮士人對明清鼎革的複雜心態。此外，該卷中還錄有朝鮮呈送清朝的公文和禮品明細等。

第二卷題爲「起熱河至圓明園」，記七月十六日在熱河停留至二十六日抵達北京的事項。除描繪途中所見名勝古跡、風土人情外，主要内容是記載在熱河行宮受宴的詳情。此次朝鮮出使專爲慶賀乾隆壽辰，乾隆帝於熱河設宴招待各國使臣，徐浩修曾參與其中數次宴席，故細述相關禮儀典制，包括就宴班次、筵宴次數、撤宴後設茶等事，其中記到就宴班次以朝鮮爲首，次爲安南，次爲南掌，次爲緬甸，次爲生番，依次坐於西序，顯示了清朝與各藩屬國的親疏。徐浩修還筆錄在宴中與清朝大臣的交談內容，多關乎學術、政局或掌故，如記吏部漢尚書彭元瑞問《古文尚書》真本是否惟朝鮮有之，反映清朝士大夫對於《古文尚書》及其流傳的看法；又記安南國王阮光平生平及取代前國王黎氏的過程，以及阮光平賄賂福康安以得保護的內情，其中似還涉及福康安與和珅恩怨等，可見清朝內政與外交之

錯綜關係。此外，該卷七月二十六日記載徐浩修往觀「利西泰墓」（即利瑪竇墓），其中有對墓地的詳細描述、對利瑪竇事跡的評價，以及徐浩修寫的「告利西泰墓文」。

第三卷題為「起圓明園至燕京」，是七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停留北京期間的記載，主要記錄萬壽節的祝賀儀式以及與清朝官員、各國使節、傳教士等交往的情況。比如徐浩修記錄了和珅和阿桂的不同作風，奉旨頒賞時和珅「必手自點檢，口呼名授之」，阿桂「則置黃函於前，使郎官通官等呼名授之」；他還根據自己的觀察和耳聞，品評福康安、和珅二人，認為「和則極躁妄，福則極貪鄙」，與一般認為和珅貪、福康安狂的看法剛好相反。此外，徐浩修在京期間與蒙古、安南使節頗有往來，並留有記述，又與傳教士湯士選、索德超有交往和酬贈，如日記八月十九日收錄了傳教士湯士選的來信，八月二十二日則有與索德超互致書信、饋贈的記載。

第四卷題為「起燕京至鎮江城」，記載九月四日離開北京至十月十日抵達鎮江城的路程，以記錄山川景致、古跡名勝、風俗民情為主，最後則附記了十月二十二日於重熙堂觀見正祖覆命的情況。

《熱河紀遊》的價值體現在諸多方面，首先，徐浩修作為一名學養深厚、通曉中、朝典籍的朝鮮士人，在路程途中的大量考據工作對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其次，徐浩修的細緻觀察和記錄，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關於乾隆朝後期上至朝廷禮制、周邊外交、官僚政治，下至士人思想、風俗民情、社會生活等的寶貴歷史資料。更為難能可貴的是，由於徐浩修本人對西學的興趣，他的日記中還留下了眾多關於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以及西學西藝在華傳播的珍貴史料，值得研究者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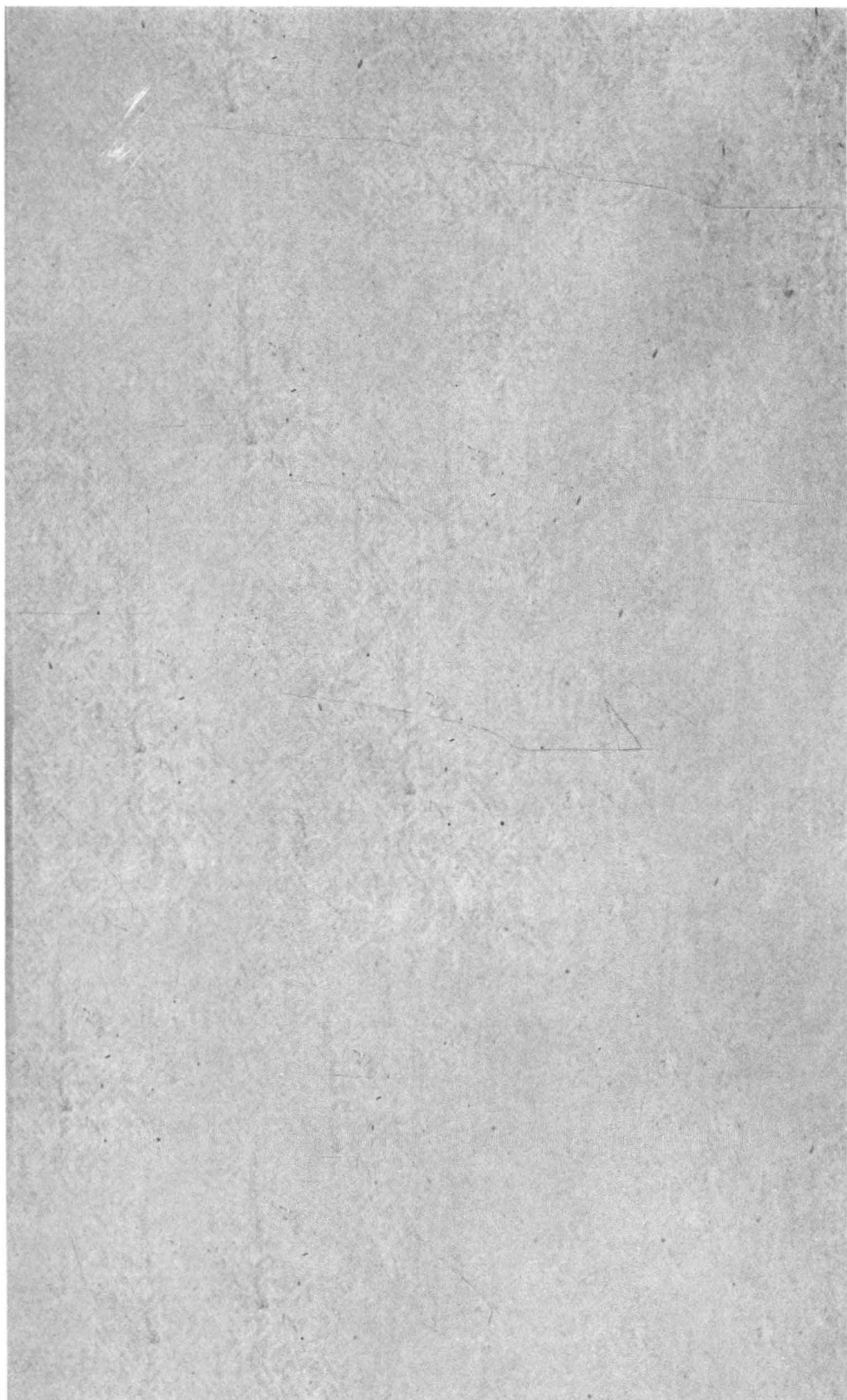
曹蒼錄（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 首席研究員）

於梅舫（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博士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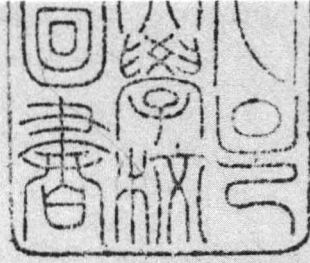
熱河紀遊

元

915.2
Se 61g
v. 1



상서 12
915.2
Se 614
v.1



熱河紀遊序

想白書白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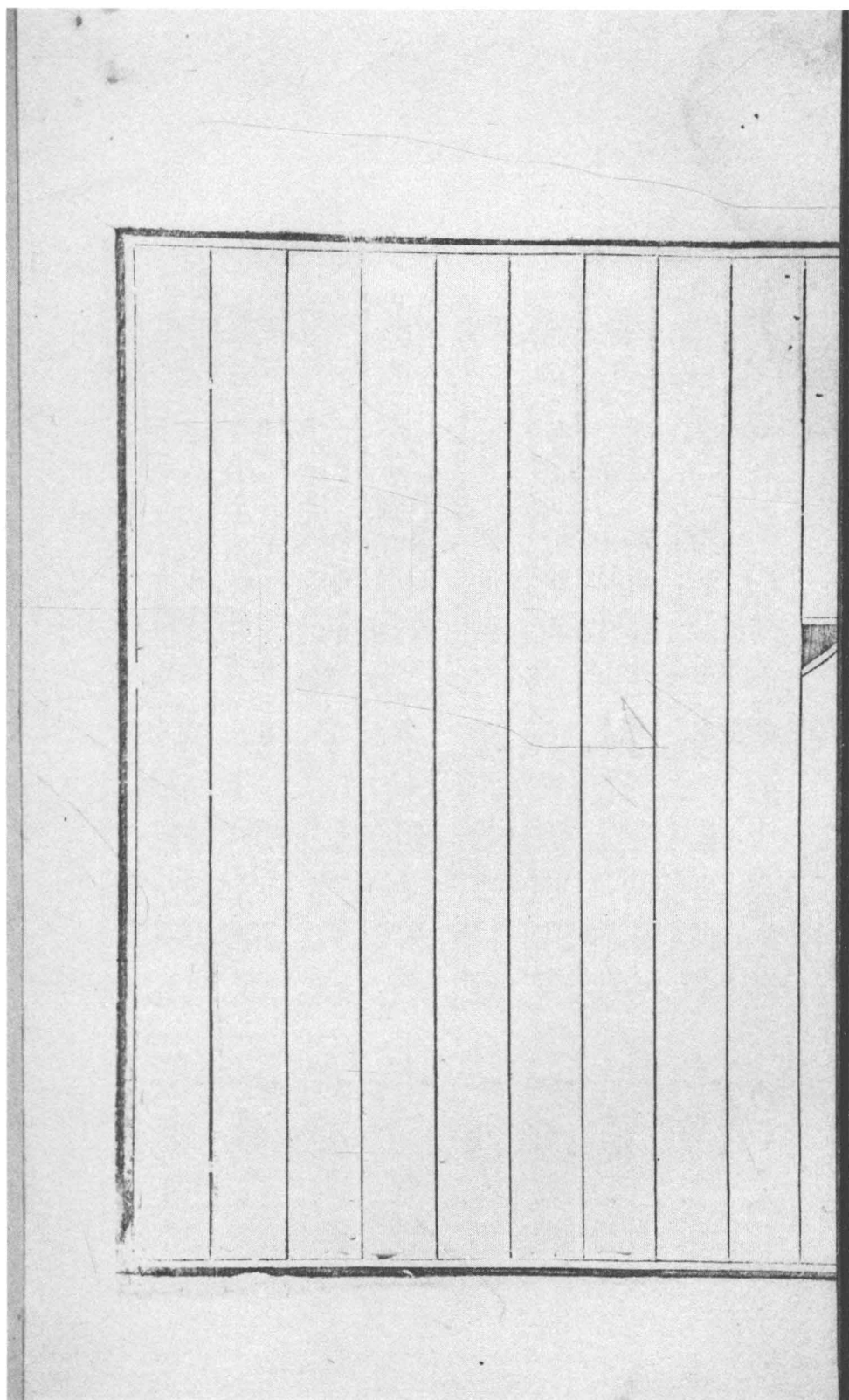
人以藐然形神寄百年于二極之間其微也甚於
斥鷃其暫也等於朝菌凡憂樂得喪榮悴存沒既
去而思之不亦一切幻夢也乎余於乾隆庚戌以
萬壽節進賀使出九關臺歷慕容皝之故址訪元
世祖之上都入古北口遙瞻千壽山想像十三帝
治化之污隆逾白河通惠河感郭太史相度之智
巧至如神禹之碣石清聖之首陽鄒衍之叅谷太
液五龍之佳麗秦城渤海之雄豁遠野之曠漠皆

序

一

足所經而目所矚也其遊可謂壯矣在熱河圓明園屢與宴筵天子召登寶榻親舉玉卮以賜之引上御舟溯昆明湖縱觀西苑之勝日與衍聖公閣部諸大臣蒙古回子安南諸王南掌緬甸諸使聯班於殿陞對案於朝房或詩以唱之或筆以談之詢其山川風俗辨其服飾語言情志相洽等威相忘其遇亦可謂奇矣今焉歸棲鶴山之阿迹不越于榆社所接者村童野老所談者桑麻陰晴回思曩日遊與遇之奇且壯奚啻幻夢之又幻也雖然

斥鷃吾所笑其微也朝菌吾所憐其暫也而至人之齊物而達觀者則溟北之九萬里未必為大楚南之八千歲未必為久縱使吾之遊與遇百年如曩日畢竟緣去而為幻則一也何必戀戀于水逝雲過之後較遲速長短于其間哉樵牧之暇叙次塞山內外往來之日月以作卧遊之資到熱河初見天子故名曰熱河紀遊凡四編癸丑暮春既望鶴山樵夫書



熱河紀遊卷一

起鎮江城至熱河

乾隆庚戌八月十三日即八旬萬壽節也進賀使昌
城尉黃仁黈副使禮曹判書徐浩修書狀官弘文
館校理李百亨以五月二十七日辭陞上引見
于誠正閣諭曰皇帝八旬萬壽節比他年尤別故
差遣卿等進賀正當暑雨遼瀋道路必然艱險慎
旃往還可也臣浩修對曰朝野顙祝邦慶之時
臣以近密之列行將半年離違文陛區區下情不